第五集

Dear all

好久不見,最近兩三個月生活有點混亂,或許也可以說是充實,有許多不同的新經驗,也嘗試調適出新的步調,很認真讀書,也很努力的到處玩。最近剛完成我的upgrade paper，趁這個空檔，可以有時間再寫一寫我的留學故事。

**生活篇**

生活上比較大的變動是,我之前房子的租約六月底到期,因為是學生宿舍,只保留給第一年的新生,舊生全部得搬出去,所以不得不找房子搬家。這過程並不平順,還有點曲折,為了學好英文,我放棄跟台灣學生一起住的機會,企圖尋找一個不用英文無法溝通的居位環境,剛好問到我的PhD同學Laurette,她住的地方有人要搬出去,會有空房間,到她家一看,房子狀況很好,廚房後面庭院連接一個很美麗的公園,叫Crooks Valley Park,公園中間有個很美麗的小湖,從庭院可以看到整個湖的景色(請見照片,有時天氣好的時候,我會搬張椅子,一邊吃東西,一邊看著湖面發呆;夏天也常有housemate邀請朋友到庭院烤肉)。更好的一點是,當時這裡住的全是native speakers,除了Laurette之外,全部是英國人(Laurette是來自加勒比海小國千里達的黑人女生,有看過世足賽的人,對Trinidad-Tobago這個國家應不陌生,他們的母語也是英語,在他們之中,Laurette講的英文對我而言,反而是最具挑戰性的,因為她說話爆快,又有奇特的千里達口音,很認真聽,有時還是聽不懂,不過她為人熱心,我們又同一個supervisor,常一起去conference,等於在家有伴可以一同討論課業,這樣還不錯),加上他們都是postgraduate的學生,不像under那樣吵鬧,也都很愛乾淨,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房子,就決定在此住下。但是事情並非如此順利,我向房東提出要租房子的意願,他的回答是沒有問題,但遲遲不肯與我簽約,讓我心理總有不安全感,後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,六月中時,他打電話給Laurette,說了一個惡耗,就是今年房租要漲百分之二十,他也真是個厲害的生意人,在他們即將續約時才說出這個決定,讓人措手不及,當他把新的契約拿給大家時,我們跟他協調的結果是他願意承擔網路電話的費用,但這個奸詐的人過幾天隨即又說他反悔了。在不滿的情形下,Laurette和還要留下繼續學業的Jools, Olivia決定另外找房子搬出去,問題來了,我該如何抉擇呢?選擇house還是housemates? 留下來也不知新的housemates是誰,還得被惡房東剝削,於是決定跟著他們一起找新房子,但看來看去並沒有看到滿意的,而且Laurette和Olivia七月又有事必須離開,所以,最後大家只好被迫接受漲價的新契約,繼續留在原地,然後開始商量平常要如何省吃儉用,冬天要怎樣節省昂貴的電費。暑假這段期間, 就只有Jools, Natley和我住在這個house裡面,Jools對房東深惡痛絕,她的約要九月才到期,如果她在倫敦找的工作成功了,她並不想留在這,因為我第一次只簽兩個月的約,九月要換到大的Natley的房間,她覺得我還有選擇,可以四處看看,找更便宜的地方,不一定要留在這,我是出去看了一些房子,但並沒有滿意的,所以只好繼續留在這了,只是明年可能還是得找到房子搬出去,因為下一個契約不知還要漲多少。就這樣為了房子的事,加上搬家後對新環境的適應,讓我三四個月來心神不寧,心情煩燥,對課業多少有影響。

此外,另人難過的是,暑假不但是搬家的季節,也是個離別的季節,有些跟我比較好的朋友是來這裡唸master的,一年之後就要收拾行李回家,讀PhD的人這時就會覺得很辛酸,看著其他人來來去去,而自己還得留在異鄉面對不可知的未來,和遙遙無期的論文終結日,雖然我還是會靠著對學術的熱情在這裡持續生活著,但看著朋友的離去不免有些感傷,尤其是搬家後,就不能和Vanya住在一起,真是讓人難過,雖然她常開玩笑,自稱自己是帶壞我,教我壞習慣的人,但我覺得,她是除了Paul以外,上天在英國送我的最好的禮物。能和她住在一起是件很幸運的事,雖然她是塞浦勒斯人,但她在英國長大,也算是半個英國人,她是一個帶我接觸、學習英國文化的橋樑,她教我怎麼吃英國食物,說英式幽默,體會英國人的生活方式（就是悠閒過生活，不要太認真工作，尋找各種藉口吃喝玩樂）,還有怎麼說英文,但這並非重點,重點是,當我遇到困難或需要協助時,她的支持是從不吝嗇的,她的善良和耐性也讓我覺得到達一種偉大的地步,例如,當有一天她很高興地跟我說我的英文進步了,他不用再特意把說話速度放慢時,我終於了解,她為什麼說話要這麼慢,我還曾經一度誤解,跟Tina說,我們家Vanya講話好慢,其實是我錯了,那是出於一種善意,而非她原來就是如此,根據我和英國人談話的經驗,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那樣,在我疑惑的表情出現時,她會馬上意識到,並放慢速度或用其他解釋方式說到我明白為止,很多人還是會繼續講他的,不管你聽不聽得懂。最近我也感覺到我的新housemate開始體認到我的理解有時趕不上他們說話的速度，而會自動把速度放慢，不過她們可能怕不禮貌，不會像Vanya在我說錯時馬上糾正我。雖然我沒看到Vanya的教學,但我想當肯定她一定是個很成功的國小老師,因為互動中,我常感受到她那種關懷和接納的特質,當她的學生是很幸運的。此外，我在生活上有任何問題不明白，她也是我的軍師，至少她對英國人和英國的環境是很熟悉的，知道怎樣的處理方式比較好。前幾天剛送走Vanya，這應該是我在Sheffield跟她最後一次會面了，回家的路上，坐在電車上，看著天空的夕陽，和晚霞透過雲朵所照射出的金邊，雖然那只是白雲而不是烏雲，但也讓我想起“Every cloud has its silver lining.”，真是觸景生情，因為Vanya正是教我這句話的人，它的涵義是，即使烏雲密佈，我們還是要看到那雲朵周圍所透出的白光，亦即人即使遭遇困難，也應該學習積極思考，往光明處看，但不知怎麼地，浸身此情此景，我感受到的不是光明，卻是悲傷，因為教我這句話的人正坐著火車與我漸行漸遠。身在語言、文化完全不同的異鄉，第一年難得幸運地能遇到一個身分既像母親，又像老師、朋友的人，不過，緣分終了，畢竟還是要分開，之後就要如同Vanya在給我的信中所寫的：
I am sur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 fine for you now and I know you will go on to achieve great results...just remember to always look for that silver lining!
就是人生不要忘記look for that silver lining，要積極、快樂地生活著，我的確是應該要把它永遠地記在心中。
最近我的酒肉朋友Tina也即將回台灣了，從此沒有人教我怎麼煮菜，陪我逛街，下載影集給我看（雖然從來沒時間看），唉！反正最近朋友一個接著一個離開，心情總覺得sad.

感傷之後，現在再來說些有趣的事。英國是個很瘋足球的國家，六七月的世界盃深深地影響英國人的生活，到處都可看到店家販賣相關產品，報紙、雜誌、電視隨時出現相關新聞，圍牆、車子、行人的衣服，四處都有英格蘭隊的mark。英國有一種奇特的文化，人們喜歡聚在pub一起看球，一邊看球賽一邊灌啤酒，世足賽好不容易四年才一次，趁這個機會，我當然也要入境隨俗一下，體會大家一起瘋狂的氣氛，所以這段期間，當英格蘭出賽時，有幾次就跟著朋友去pub看球賽，pub都會有電視螢幕或大螢幕，每間幾乎都擠滿了人，為了好的視野，還得提早去佔位子。大家可以想像一下，當英格蘭踢球進門的剎那，全場歡聲雷動，幾乎要把天花板掀開的景像；還有當敵隊進球，或英格蘭射門，球被擋了下來的時刻，全場失望的噓聲，那種氣氛要在現場才能體會。其實我也不是英格蘭的球迷，但是在現場也只有唯一的選擇，那就是邊英國隊加油，否則的話．．．．，是很有可能被揍的。好奇怪，英國人平常很有禮貌，但英國球迷是出了名的沒品，前幾次世界盃，英國輸的時候，聽說都有摔東西，砸東西的暴力事件，有一次我問Vanya為什麼他們不要在廣場架大螢幕，一家一起看足球，她就說之前Manchester是有，但也們輸球時，憤怒的球迷暴動，把它毀了，之後就沒有人想這麼做。還好英國輸掉進入前八強的那一場我人在火車上，沒能去Pub看，不然真的挺危險的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都能感受到pub附近的氣氛怪怪的，四處有人聚集似乎在討論些什麼，還好沒發生什麼大事。

**旅遊篇**

這幾個月有許多旅遊的機會，六月底被邀請到Vanya的姊姊Alex家作客，她家在Cheshire，我們到附近著名的城市Chester去玩，參觀羅馬古城牆和十七世紀的都鐸王朝建築（街上真的到處都是這種白底黑框的老房子，Alex一邊帶我們走，一邊還會指說，這裡鬧鬼，那裡沒人敢住），因為這裡靠海，之前街上常有水灌進來，非常泥濘，所以有一個獨特景象，商店都設在二樓，這裡還可以坐渡輸參觀兩岸的景色。除了Chester，Alex還載我們參觀附近的城堡、臘蠋工廠、喝下午茶（她們家姊妹都有這個習慣，害我不知不覺也跟著染上這個懷習慣），還有，到她們家開的店去吃fish and chips。對了，順便介紹一下，這三天除了每天賓士轎車接送外，我住的真是一個五星級的cottage呢！這輩子還沒住過這個高級的房子。Alex夫婦靠賣英國傳統食物fish and chips維生，由於生意很好，賺了相當多錢，所以她家的設備全都都是最讚的，房子外面有一大片農場，可惜只有養幾隻雞，沒有牛羊，房子裡面很寬敝，餐桌和客廳外面，還有每間房間向外看，就是美麗的農場景色，看起來美得像幅畫一樣，很像Sheffield附近的Peak district．高級地毯、高級沙發，光浴室就大到無法想像，有按摩浴缸，shower還會自動沖水清洗，所有建材當然也是最好的，總之，我可以理解，為什麼Vanya都說住在那裡比住我們的Victoria Hall舒服，每次都住到不想回來。因為Alex人和Vanya一樣讚，她們家的環境又這麼好，這次旅行，讓我和同行的Sairoong都覺得好懷念。

八月中跟著到英國來遊學的同事靜宜到歐洲七日遊。這是我第一次出去英國以外的國家，本來應該是自助會比較好，但因為是第一次，又沒有很多時間規劃，所以就去參加旅行團，這一趟去了不少國家，有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盧，不要以為很神奇，為什麼一週可以跑那麼多國家，其實它們的距離都不遠，我們只是在那一小圈繞來繞去，因為時間有限，也只能到像巴黎、布魯塞爾、阿姆斯特丹這些大都市。有人可能很有興趣向人宣稱到過多少國家（我想旅行社行程這種排法，也是因應顧客的需求），我對此並不感興趣，也常覺得好趕，每次東西還沒看完，就被催著要集合上車了，不過就把它當作introduction或orientation，反正時間還久，有些地方可以慢慢再找時間出去玩得深入一點。我已經訂好機票，九月底又要到荷蘭去了，這次是去找靜子同學，她拿到國科會千里馬的奬學金，將在那裡待一年，當然要趁這個找同學的機會好好遊覽一下。然後明天四月已經約好，要到Vanya家作客。我目前也在進行一個大的旅遊計畫，希望可以成功。

不知不覺，來英國一年了，新奇的感覺漸漸消失，許多事情不再有趣，藉著出去旅遊，可以看看不一樣的東西，像巴黎就是一個非去不可的地方，難得看到一個這麼美，又這麼有文化歷史背景的都市，難怪許多文人都曾在此佇足，不是沒有道理，以我一個學攝影的人的眼光來看，這個城市真的許多角度都很美，令人不得不佩服法國人的藝術眼光和品味，只可惜遊客太多，髒亂了點。還有，我也發現比利時的水果啤酒很好喝（讓我不知不覺喝到醉，還帶了好幾瓶回來），德國麵包很好吃，有嚼勁（不過以後還是小心一點，最近被某位牙醫師警告，牙齒不好的人不要太常吃麵包，這裡的麵包太硬，對牙齒有害）。總之，旅行真是一件不錯的事，只是每出去一次，荷包就元氣大傷，還是要有所節制。

**學習篇**

最近的工作是整理和修改之前所寫的東西，把它們弄成upgrade paper，這裡的規定是，博士生剛開始是註冊為Mphil (即研究型的碩士)，一年後要交一篇論文計畫，通過口試upgrad後，才能成為正式的博士生，我的upgrade時間可能是十月或十一月吧！至少是在我回家之前。其實我也不太擔心過不過的問題，我的論文方向已經很確定，也不會因為這次口試而有什麼改變，趁這個機會，將之前的寫東西做個回顧也好。本來以為不用幾天就可以完成報告，沒想到卻花了兩三個禮拜才完成，但這不是什麼壞事，因為修改過程中，我發覺這一年來，自己進步很多。首先是寫作進步了，許多句子的文法和措辭都重修（因為之前寫的，現在都看不過去），很多之前表達得不清楚的地方，再看書重寫一遍（之前無法體會，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當初Paul說我的寫作有些地方都不清楚，這的確是一種進步）；再者，重新閱讀之後，我對我的研究愈來愈清楚，有些想法和觀點也逐漸浮現，對於之後要閱讀什麼內容、做什麼樣的批判也更加確定，不再彷徨。這些都是我最近的新發現，我想，我應該已經「入門」了。

另外一種進步是我發覺到，現在meeting時，我不再只是聽Paul一直講，而是變成在討論一些想法，過程中，我的觀點也逐漸地可以說出來，這不只是英語口語的進步（當然，現在英文說得也比以前好多了），也是思考和研究能力的進步，其實哲學就是思考，我一直在學習如何思考，一邊閱讀、一邊寫作、一邊思考。七月初跟著Paul到Wales參加他主辦的研討會，在和其他學者討論的過程中，我理解到一件事，原來我所做的研究取向是屬於歐陸哲學，而非英國傳統的分析哲學，難怪跟IoE (倫敦大學的教育學院，他們教育哲學的研究取向是以分析哲學為主)同學討論時，都覺得怪，為什麼我們的論文重點不太一樣。他們是引用某些哲學家的觀點去證成自己對教育議題的立場，可是我的論文只研究一個哲學家的一個概念。知道自己做的是歐陸哲學取向之後，也領悟到為什麼Paul會要求我把某些概念說得再清楚一點，甚至用許多例子去把它說明白，因為這個取向的研究，對哲學家想法的理解和詮釋是很重要的。也因為我做的是歐陸哲學， meeting時Paul都會提到其他哲學家的理論去說明Foucault的想法，我們常會提到像馬克思、尼采、海德格、維根思坦、里歐塔、佛洛伊德等這些人的思想；還有，因為我做的是後結構的取向，也會談到一些哲學家對語言的想法。因為之前的哲學基礎不好，聽不懂或不了解的，就自己回家翻書惡補（還好我寄了一堆相關的中文書過來，派得上用場），總之，現在埋首於一堆哲學思想之中，覺得自己唸的似乎是哲學系，而不是教育系。

六月份我們有一個讀書會，讀的是Lyotard的The Postmoder Condition這本小書，由Ian同學主讀（因為他做的研究是Lyotard的performativity），參加的人有系上的老師和一些PhD學生，其實這種讀書會是很有幫助的，除了讀書外，可以順便練習聽哲學，用英文說哲學，因為即使日常生活的英文沒問題，如何用英文表達哲學思維也是一項挑戰（有時用中文都說不清楚了，更何況是英文）。這學期還會有讀書會，只是我們還沒討論出要讀什麼書。

再告訴大家一件事，這學期我繳了一百多磅，已經報名要去學法文。學法文當時主要是Foucault的緣故，再加上剛從法國回來，就有一鼓強烈的動機想去學。我並沒有野心想學到可以用法文讀Foucault的書，但至少要知道什麼是法文，會說一點點旅行的時候用得到的會話，再加上認識一些些單字，這樣就很滿足了，我也得從初級班開始學起。這個決定也好，這裡的大學資源多，學語言比較方便，回台灣若要學法文，恐怕很難，也或許更貴。

好了，寫了這麼多天，我得就此停筆了，沒有問題的話，我預計十一月二十左右回台灣，好懷念台灣的海鮮和小吃啊！這裡都吃不到，英國超市的很多東西都被我試過了，現在已經漸漸對英國食物感到無趣。當然，也想念在台灣的人。台灣的教師節就快到了，在這裡祝所有當老師的人教師節快樂！

嘉陵 2006,09,26